

## 書與電影

### 當愛逝去---我看「愛·慕」

蔡宗諭<sup>1</sup>



「愛·慕」( Amour ) 是一部2012年由奧地利導演麥克漢尼克 ( Michael Haneke ) 編劇兼執導的法語電影，內容講述一對同為音樂教師的夫婦 ( George與Anne ) 原本在退休後過著優雅愜意的生活，但一切卻在妻子中風之後面臨重大的挑戰，面對這些來自年老後嚴重疾病所帶來的改變，導演挑戰的不只是夫妻堅石般的感情，更進一步反覆透過各種場景與角色的變換、對比、與反差，近乎真實地呈現失能者的恐懼、曲解的關心、照顧者的憂鬱、照顧意見的分歧，還有許多關於臨終的議題。這一場病不僅改變了一整個家的動力，也粉碎了每個家庭成員對家庭的美好想像，而原本「家」的概念最後反成了一座囚牢，至死方休，直進生命末期最嚴肅的議題。本部電影榮獲2012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 該片是導演麥克漢尼克第二部榮獲金棕櫚獎的作品，他也成為史

<sup>1</sup> 成功大學老年所碩班生、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上第七位榮獲兩座金棕櫚獎殊榮的導演)，在2013年的奧斯卡金像獎亦獲多項提名。

電影第一幕的畫面從多名警消破門而入開始，大門的右側是通往寬敞的客廳與明亮的琴房，而門的左側，有個房間宛若密室，門縫貼滿了膠帶，門內不停地散出異味，整棟房子杳無人跡；再破第二個門，門裡只見 Anne 穿著樸素的斂衣，瘦狹的儀容枕著花瓣...。這是部關於死亡的電影，一開始導演便已經破題讓觀影者知曉女主角的死亡無可避免，那她的從生到死又是如何的故事呢？這一切，導演從一場音樂會開始說起，一開始電影畫面中只見音樂會的觀眾，看不見演奏者，僅聽見舒伯特即興曲 D899, No.1 第一聲響起，那是舒伯特對命運的質問，也是舒伯特內在面對生與死的問與答。有時候生與死的議題就像這樣來的突如其來，一部份雖能感受到它的來臨，另一部份就像電影畫面上只能看得見觀眾的反應但看不見演奏者的樣貌。而舒伯特在奏鳴曲的架構裡用上變奏曲的手法反覆迴旋的時候，也好像在訴說生命歷程的反覆與轉折，導演很巧妙的運用音樂與影像的剪輯，短短的數分鐘便讓我們很快地進入主角 Anne 與 George 的生活，讓電影發展有了基調，同時也留下了伏筆。

### 疾病帶來的曲解、分離、與恐懼

翌日，一如往昔晨起的日常，Anne突然間中風、說不出話了，George不曉得Anne怎麼了，只感覺到這個不說話的太太和他多年共度朝夕所熟識的她不一樣，Anne不能說話的樣子彷彿她的生命突然間在那一刻停止了，好像上帝要把Anne從他身邊帶走般，George對著幾分鐘後又能說話的Anne說：「妳在開什麼玩笑？」是吧，這麼無常的改變，大概只有老天爺能用這樣的方式開這種玩笑吧？！幾場家裡景物依舊的鏡頭，但因著這場病，夫妻的關係變成是什麼？這對夫妻間的愛又是什麼？愛還是永恆的存在嗎？當女兒對著父親George說：「或許這樣說會讓你覺得尷尬，但我小時候常聽到你們做愛，對我來說，那讓我很安心，讓我感到你們還愛著對方、我們會一直生活在一起。」這一段父女的對話讓在電影畫面外的我們看到：人們似經常還未了解愛的樣貌卻已經感受到分離的害怕與恐懼，而愛的愈深往往分離的恐懼愈深，尤其在死亡逼近的當口，

那些太過真實卻又因太過深層而無法被覺察的恐懼，困住了自己也困住了彼此，這個困是愛，卻也是折磨。

生理的困，困住了Anne的移動，也困住了George的行動。George眼中的Anne與過去優雅的Anne不一樣了，儘管Anne對著George說：「我可以照顧我自己，不用對我有愧疚感...你可以去忙你的，讓我一個人在這裡幾分鐘，我又不會消失...，別守在這兒，這會讓我感覺到壓力很大。」但從房間被趕出去的George是離開卻也離不開，他持續關注著Anne，持續給予Anne需要的行動，包括如廁的協助等。

心理的困，消滅了Anne的鬥志，也困住了George的理解。她對著George說：「已經沒有什麼理由繼續活下去了，我知道我的情況只會變得更壞，為什麼要讓你我承受這種折磨?!」George很快地回應：「妳沒有讓我受到折磨啊。」面對說著「你不用對我撒謊」的妻子，George氣急敗壞地說：「妳站在我的位置想想，妳沒想過這一切也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嗎？」Anne冷漠地回答：「你為了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我不想再繼續。這是為了我，不是為了你。」但George堅持：「我不相信！我了解妳，妳覺得妳是我的負擔，如果妳是我，妳會怎麼做？」Anne最後泛著淚的以「我不知道，我不想替你煩惱這個問題，我累了，我想睡了」讓這段沒有相互接到球的對話終止。

關係的困，曲解了家人的支持，隔絕了旁人的協助，孤立了彼此的關愛，也加重了彼此的失落。就像George的夢裡，門外那損壞的電梯、空無一人的長廊、淹滿水的雙腳、還有被手摀住口鼻的窒息與恐懼...，妻子的這場病就像一場沒有醒來之時的夢魘。而分離的難，就像女兒第二次來訪的畫面，當Anne完全臥床，話語間已分不清楚她是否真的能夠了解女兒所說的話時，女兒哭著對George說：「我們總不能看著她躺在床上什麼都不做。」George回應著說：「我們什麼都做不了，除了可以給藥治療以外...。這些檢查改變不了什麼，下一步能做的就是送養老院，但養老院能做的，我們公寓這裡也可以。」女兒帶著生氣的語氣回：「真不敢相信在這個時代會沒有一個更有效治療她的辦法！」一番爭執後，面對女兒質疑他似乎看著Anne的衰退卻無所作為，George辯駁說：「都給我閉嘴!...妳又不是我，妳憑什麼認為我有別的選擇...，我們現在能不能

聊聊別的？」女兒回：「那，聊什麼？」當 Anne 的進食變成了一種折磨，生命的延續變成了一場搏鬥，而居服員的服務更彷彿是一種魯莽侵入的時候，這個「病」耗竭了所有人的能量，它讓 Anne 憂鬱，讓 George 無力，讓家庭的動力也陷入僵化的互動，更限縮所有人的社會功能，如此緊張、貧乏、又耗神的生活，已經讓這一切除了病，沒有人有力氣再聊其他的事情了。

## 面對恐懼

當 George 硬將食物灌在 Anne 的嘴裡，而 Anne 毫不猶豫地直接吐掉時，George 威脅著妻子說：「妳再這樣，我要把妳送醫院，那裡的人會強迫妳進食，妳想這樣嗎？！我曾經答應妳不要送妳去醫院，但妳也要幫我一個忙，我自己已經應付不來了。」這個病彷彿已經把 Anne 和 George 綁到再也分不開了，當 Anne 拒絕繼續活著，執意將口裡的水吐掉，George 最後忍不住打了 Anne 一巴掌，這一巴掌，打的是什麼？是打醒了 Anne？還是打醒了 George？這樣的電影場景，讓我想起在臨床實務中自己也很常見到許多重症個案不願意吃飯、不願意吃藥的狀況，一旦個案透露出拒絕治療的念頭，精神科醫師就得介入進行自殺防治，而我看著 Anne 隨著病況一直說著：「不用為我感到難過」、「不用為我感到抱歉」、「不用對我撒謊」、「已經沒有什麼理由繼續活下去了」，精神科的訓練會讓我試著先去理解個案是否已進展到重度憂鬱，而非一般環境適應障礙的情緒低落（重度憂鬱的個案除了情緒低落之外，往往可能不自覺地哭泣、反覆出現無望無助與罪惡感、甚至產生強烈的自殺意念等）；而對中風病患來說，因為中風而使大腦失去調節情緒的功能，更讓病情雪上加霜，這時候，藥物治療的效果可能較非藥物治療的介入更為重要，但這不等於藥物治療與非藥物治療得二選一，而是如何相輔相成。除此之外，看著 Anne 與家人互動的動態，也讓我想起李維榕老師<sup>2</sup>在談家族治療時有一段生動描述中風個案家庭互動的敘述：「病患本身往往會不知不覺的支配了身邊每個人的行為，而那些他身邊每個人的互動又會同時影響著患者的行動。我們都盼望患病時身邊能有個伴，但是

---

<sup>2</sup> 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的創辦總監，美國紐約Minuchin Centre for the Family的家庭治療教授。著有《大師說舞》、《婚姻探戈》、《舞動人生》、《成長之舞》、《家有千絲萬縷》、《家庭生病了》等書籍。本文引用李老師談中風者家庭互動之敘述，乃作者於李老師的授課中所得到的補充教材，此資料未正式出版。

長期患病者往往是最不容易服侍的人，他們心情不好時，最喜歡找身邊人出氣，而那些身邊的人在心中著急時，又總是免不了逼著生病的人做不願意做的事，於是，一個愈急，一個愈不急。」就像電影裡，當 George 外出返家後發現 Anne 因從床跌下而坐在門口，Anne 愈想證明自己可以，George 就愈擔心 Anne 會受傷，而當 George 愈壓抑自己的情緒去滿足 Anne 的需求，Anne 心裡認為自己造成別人負擔的罪惡感就愈強，於是，原本夫妻間的雙人舞，最後彷彿成了生病的 Anne 和變為 Anne 輔具的 George 各自的獨舞；然而，這場雙人舞跳到最後，究竟跳舞的人是 Anne？還是 George？

在人生最嚴肅的死亡議題上，雖然東西方有許多文化與觀點上的差異，但面對死亡所感受到的焦慮與恐懼卻相去不遠。導演反覆透過 Anne 鼓勵 George 去參加朋友的喪禮、透過 Anne 翻閱舊照片時反覆對生命的讚嘆、甚至直白地傳達 Anne 的死亡意志等，呈現 Anne 一直想談自己終將一死的議題，她甚至明確拒絕醫療的介入，但身旁最親的丈夫卻一直不敢去面對。我相信當 Anne 中風的那刻起，死亡就已經不是她理智上的知道，而是情感上強烈意識到死亡的威脅就在眼前，這樣強烈的感受，讓 Anne 不停地想跟丈夫談談自己的死亡。或許 Anne 後來已經可以接受自己的死亡，但不知道怎麼回應的 George 只好逃，他要 Anne 「想想如果角色互換，難道就能夠這麼簡單地說走就走」來渴求 Anne 能理解要他面對喪偶的失落與困難，而無法陪著 Anne 一同做死亡的準備；當 Anne 希望不要造成他的負擔，George 一邊否認了照顧她其實會有負擔，一邊卻只能對著跌坐在走廊的 Anne 生氣。我想，或許是面對死亡與分離的靠近太過痛苦，也或許是看著親人將要離去而自己卻無能為力的無助與罪惡感，讓 George 不敢放手，也讓女兒一直逼著父親去想到底還有什麼治療與照顧能扭轉死亡的逼近？這麼大的衝突與折磨，當 George 最後忍不住打了 Anne 一巴掌的時候，或許是 George 不得不打醒自己對死亡一再的逃避，也讓自己正視 Anne 的苦痛吧？而這麼多難以接受、難以忍受的情緒，只好通通關在左側陰暗的房間裡密封。

## 接受—放手

在故事最後，George 寫了一封信給 Anne，他說：「妳不會相信公寓裡竟然有一隻鴿子，牠已經出現兩次了，這次我抓到了牠，一點都不難，但我最終還是把牠放走了」。面對生命臨終的議題，導演漢尼克近乎平鋪直述的手法，愈是平實，愈是充滿故事力道-----每一個在日常生活細節與對話轉折，每一次房裡房外的開門關門，每一個人物的出場進場、進場出場-----這一些宛若針織穿接了現實與幻想，一部份穿織了現實與疾病的苦，卻也一部份穿織了相知相伴的甜，複雜的滋味交錯了生活的各種可能，也添增了生命延續的力道。Anne 最後的死亡，或許是 George 尊重 Anne 意志的愛，所以給予的了結？也可能是 George 長年的疲憊堰塞了最後一口殘存的氣息，自己成就自己的了結？還是兩者一起解脫的了結？但無論是在現實裡的終結還是幻想裡的延續，或許，面對摯愛，最難的不是與死亡搏鬥，而是如何接受放手。

電影落幕了，類似的場景卻在臨床上持續上演：許多重症個案不願意吃飯時，醫療團隊就得強迫放置鼻胃管進食；他們不願意吃藥時，醫療團隊會設法約束打針；一旦個案用各種方式透露出拒絕治療的念頭，精神科醫師就得介入進行自殺防治，哪怕抗憂鬱劑或是抗精神病用藥的治療效果有限。我們用各種方法去延續生命，但我們很難有機會可以坐下來談一談死亡的準備；我們很容易接受「生」的喜悅，但卻很難面對「死」的失落，特別是病患拒絕以非自然方式延續自己生命的時候，處在這樣的困境，George 在電影裡非常貼切地說了一句話：「我們什麼都做不了，除了可以給藥治療以外...」，但給藥真的能夠幫上忙嗎？如果 Anne 的失能與再中風是無可避免，那嘗試用抗憂鬱劑灌注的希望，是針對個案的憂鬱？還是照顧者的憂鬱？而若拒絕治療是病人的自主意志的話，強迫給藥的方式是否又違反個案的自由意願？但大腦中風後可能會影響到認知、情緒、與表達，個案的自由意志真的是自由意志嗎？如果個案的判斷力在因為中風之後有所改變，那麼放任個案自由意志去放棄治療的所謂「自由意志」，這是否又太過極端？或許做與不做的為難總有一天會隨著患者去世而結束，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呢？那些無助、生氣、悲傷的人，他們又會是怎麼樣地活著？